

美食记忆

“饕嘴”油糕黄澄澄

□荆卓然



看见一则征文比赛，手头正好有一篇合适的稿子，母亲说：“卓然，今天把稿子好好修改一下，先不急着想投出去，等明天吃一顿油糕之后再投，保证高居榜首！”母亲说的油糕，是指我家乡的黄米面油糕。“糕”谐音“高”，母亲这是在为我鼓劲打气呢！

“好吃的扁食，暖眼的戏，饕嘴的油糕狗跳墙。”这首民谣里的油糕，说的也是家乡的黄米面油糕。“饕嘴”是家乡方言，特别好吃的意思。黄米面油糕有多馋人？可见一斑。

黄米面油糕是家乡人的美食。听父亲说，太姥姥做的黄米面油糕特别好吃。每次父亲去太姥姥家，太姥姥都要专门给他做一顿黄米面油糕。太姥姥将选好的去了壳的黄米，先在水里浸泡至软乎乎的，再放在高粱秆做成的算子上晾到半干，然后端着半成品、颠着小脚去邻居家，借人家的茶臼把黄米捣成面粉，再颠着小脚回到家，加开水将面粉揉成面团，接着捏成黄米面窝窝头，放在笼上用大火蒸。等黄米面发出甜丝丝的香气，就说明蒸熟了。

太姥姥将面团放在瓷盆中，手蘸着凉水反复揉压。条件好的人家会手蘸熟油揉压，这样，油炸后的油糕表面就会出现泡泡，这种泡泡糕又“发”又香，颜值还高，煞是好看。

上学的时候，每次考试前，母亲都会为我做一次黄米面油糕，希望我能考出“糕”（高）分数。刚出锅的糕面要趁热加工，凉了，面团发硬就揉不动了。由于糕面太烫，母亲每揉一下面，嘴里都会发出一声：“嗨！”如同习武之人正在操练功夫。那一刻，母亲的手接触的好像不是一团面，而是一只蜇人的蝎子。每“撩逗”一下“蝎子”便赶紧收回手来，不然会有挨“蜇”的危险。手掌压完面后，母亲开始用拳头捶打。儿时的我常常想，她是不是把那面想象为某个坏人，把千仇万恨凝聚在了拳头上，狠狠地捶打着。直到把面团加工得达到盆光、手光、面光的程度，这才算完成了前期工序。

母亲常常一边做黄米面油糕，一边唠叨着相关传说。1000多年前唐太宗将这种美食命名为“见风消”，以及清末把表面起泡泡的油糕引入宫廷的传说，为黄米面油糕“加持”了皇家气派。传说到底是传说，足见老百姓对于此美食的喜爱。

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，黄米面油糕是稀罕饭。日常生活里，只有来了重要亲戚或者是娶媳妇、过大年这样的大事与场合，才会吃一次油糕。红军在延安的时候，老百姓把战士们迎到热炕上，拿出油糕给战士们吃，体现了浓浓的军民鱼水情。民歌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中唱道，“热腾腾儿的油糕哎咳哎咳哟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，哟儿呀儿来吧呦……”，也记录了这样的盛况。每次有朋友来我家中，只要提前得知消息，母亲都会做黄米面油糕待客。母亲开玩笑说，写文章的人都是文曲星下凡，多吃糕，才会写出高水平的文章呢。

油糕面揉好后，母亲开始像包饺子般包馅儿。馅的材料以被加工成泥状的红豆子为主，里边放了糖料，十分香甜。在家乡，有的人家在黄米糕里包红糖或者红枣馅，味道也不错。

真正炸油糕时，我们这里的讲究也多，锅要用好铁锅，油料要用胡麻油。父亲说，过去的人，最喜欢用獐油和香椿树籽油炸油糕。这两种油料炸出来的黄米面油糕，看一眼就会让你口水直流。

等油温达到七八成熟的时候，母亲把黄米糕三至五个一组

放入油锅里，用小铲子正反面来回翻调，炸到表面成金黄色，最好是吹起小泡，就可以出锅了。刚出锅的油糕冒着丝丝喷香的热气，香味扑啦啦直钻鼻子，直冲心窝。用筷子夹起一个，轻轻吹几口凉气，张开嘴巴咬一口，表皮酥脆、内瓤糯甜的黄米面油糕，让我只可惜自己的胃口太小。吃上这样的美食，参加考试如果落了后，没得“糕”（高）分数，心里多少有些愧疚和遗憾。

家乡人擅长比喻。清朝时期，有位名叫葛熙贤的山西梆子艺人，“唱念做打”的功夫有劲道，再加上其幼年以卖炸油糕为生，人们就给他起了个“油糕旦”的艺名。葛熙贤擅长《百花点将》等剧目，培养了众多“小油糕旦”徒弟，在家乡戏剧界至今仍有良好的口碑。

母亲做黄米面油糕时，爱哼几句“三十里的莜面，四十里的糕，十里的荞面饿断腰”的民歌，意思是说，黄米面油糕吃上特别耐饥，吃了之后可以走40里地。我天天开车出门，没有这种体验，大部分时候，吃了黄米面油糕后，会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。父亲说，真是“吃的馏油糕，睡的还魂觉”，你们这代人遇上了这样的好日子，真是太舒坦了。

心灵港湾

七律·雁门关山秋意浓

□石俊文

紫塞秋来景自雄，
长城如龙卧群峰。
丹枫染壑千重艳，
翠柏凝烟万壑葱。

战垒曾铭豪杰志，
雄关犹忆古今风。
三边冲要无双地，
醉里登临意未穷。

我的家乡

在时间的勒口处(外一首)

□赵志峰

一直在路上走
到现在，两手空空
设若能够抵达
我情愿一路不停

也许逝去的不是往昔
也许掩埋的不是灵魂
人们匆促的脚步
牵引着时间不动声色的张望

秋风的尾巴犹豫了下
严冬就逼近了门槛
每个人都心事重重
凝望灰色的天空默不作声

有种期望它在远方
在我们无法说出的大地深处
一个手势，蔓延成巨大的意象
这个下午雷声隆隆
云走来走去
和太阳捉迷藏
麻雀飞上天下
叽喳成一片
豆角南瓜长势喜人
还有谁，是我
终身的依托

一个手势
蔓延成巨大的意象

光芒照四方

想起邢老师

□韩耀庭

王秋玲 摄

直抒胸臆

想起邢老师

□韩耀庭

世界上有两种人，一种人庸碌一生，悄无声息。另一种人燃烧自己，照亮他人。邢仁让，从先生的姓名看，仁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词汇之一，儒家学术之本，表示友善、尊重、关爱、同情、和谐、互助之意；让，温良恭谦让之让，表示谦恭、礼让。一个人的姓名被长辈赐予，或许蕴含着人生境况，对于邢先生来说更为贴切。他的名字当中蕴含的文化意义，也是他一生的修为象征。

我和邢老师没有多少工作上的交往，个人之间也没有深入交谈，但这并不妨碍我对邢老师的敬重。想起邢老师，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几个画面：邢老先生病重时，我和几位好友前赴他的家中探望的场景；参加邢老师的德教碑落成仪式的场景；还有邢老先生在狭小的办公室临摹字帖的场景。

邢老师幽默风趣，与他交流常常令人轻松愉快。我记得邢老师讲过一个笑话，有人看到脚踏琴是脚

踩踏板发音，当别人不知道小提琴是什么乐器请教他时，他猜想在胸脯上拉的琴，一定是脯琴，就说那是脯琴。

在老干部宿舍最东边的单元四楼居室里，邢老师坐在沙发上，阅读一本大字版的字帖。我大概为邢老师照了几张照片，现在想起的就是书房读帖和他坐在剧院台阶上的照片。

1985年，我从忻州师专英语系毕业后在定襄县教育局参加工作。那时候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背诵古代诗词，临摹柳体《玄秘塔碑》。后来经过吴廷秀老师的介绍，我拿着临摹的柳公权《玄秘塔碑》的寸字作品，向邢老师请教。邢老师热情地介绍了县书法协会的几位老师，邀请我参加了之后的书法活动。在同道们的影响下，我开始临摹颜真卿《勤礼碑》和《麻古仙坛记》。前后大约经过十年的楷书临摹，为我后来写行书、草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尤其是研究学习狂草之后，更加深切体会到楷书用笔、结体的重要性。众多学习草书者难以突破的主要原因就是结体松散，用笔粗疏。当然草书取得成绩不是必须学习楷书，但是历代草书大家无一不在楷书方面卓有建树。那时候我看到邢老师临摹《石门颂》，我也临摹《石门颂》，看到兰继庭老师临摹《郑文公碑》达到了一定的境界，我也临摹了几年《郑文公碑》。现在回头看，当时临摹不好的主要原因是理解肤浅，没有真正看懂。

每逢全县举办书法展览，邢老师总要邀请当时地区书法协会的名家光临，为大家把脉指路。每逢全国、全省有重要书法展览，邢老师总是把大家召集起来，切磋技艺。那时候的定襄书法圈子学习之风很浓，涌现出几位有影响的书法家，我觉得与邢老师的悉心指导是分不开的。

1989年4月，我借调到县委通

讯组工作，闲下来的时候，为邢老师抄写了《为什么的传说》书稿，我记得有两个字是邢老师的手写体，我不认识，就给文化局打电话找到邢老师一问，才知道是“朝歌”两个字。

想起邢老师，难忘的是他慈祥的面容。一个人的相貌，某种层面上说是他内心修为的体现。想起邢老师，难忘的还有他的高尚品格。邢老师本来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，但他心底无私，坦诚待人，一心扑在工作上，日夜奔忙，无暇顾及其他事情，这种境界真是令人敬重。他拥有一颗善良、坦诚的心，一颗友善、助人的心，一颗感恩所遇、奉献社会的心。

在通讯组工作期间，邢老师跑遍了定襄的山山水水。在田间地头与老农促膝长谈，在车间班组与工人亲切交流。特别是邢老师在县文化局工作期间，电影院拔地而起，筹建图书馆等，并且主持整理民间谚语、民间歌谣、民间故事三套集成，

对高跷、秧歌进行改革创新，使其成为定襄的文化品牌。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文艺人才，有的成长为在全国、全省有影响力的大家、高手，有的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艺人，这个队伍最起码在百人之外。

邢老师擅长歌词创作、音乐创作，擅长行草和秧歌演唱，对地方戏曲也有较深的造诣。他自身有才华，何况为全县文艺事业做了那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，而这些恰恰是基层文化工作最需要的。我记得邢老师在他的作品展上说，他的作品就像一个农村供销社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不精，言罢一行老泪滑落。我想，如果他把基层群众文化工作放在一边，认真钻研某一方面，或许会取得更好的专业成果，但是那样的话，一定不是邢老师真正所追求的。定襄离不开他这样一位用自己的才华和作品影响人、激励人、感染人，真诚为民的好老师。

满目青绿怕倦眼，丛蒙如黛白云横。每当我仁立窗前，仰望连绵起伏的丛蒙山，遥想定襄的贤哲大家，就总是觉得邢老师已经融入丛蒙山的脊梁中，融入了洁如玉带的烟霞中。